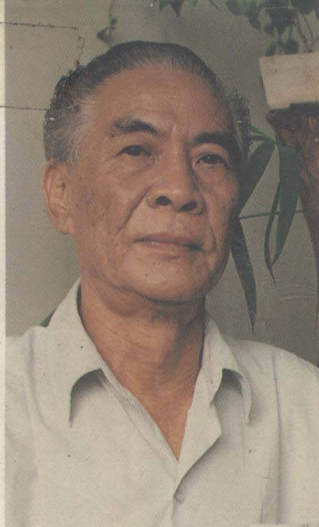


郑江萍

笔名「江萍」

一九二三年出生

广东佛岗人



主要著作有：

《马驹精》、《佛仔》

《何老懵》、《港九枪声》

《何直教授》、《长路》等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郑江萍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郑江萍作品选萃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郑江萍作品选萃

郑江萍

*

花城出版社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州雄鹰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 插页 10.7 万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0-2170-4

I. 1868 定价: 8.00 元

出版说明

一、《岭南文学百家》是一套大型的文学丛书，计划出书一百集，集岭南文学百家之精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逐年出版，八年内出齐。

二、丛书收选对象为广东省当代作家的作品。每个作家编选一集。入集作品原则上由作家自选。作品创作时间不限，体裁不限（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剧本、长篇叙事诗不收选）。每集约十万字。

三、每集刊登作家照片，附作家简介及主要著作目录。

四、丛书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编辑，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资助，花城出版社出版。

花 城 出 版 社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十月

总 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光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山水，分外多情。广东老中青作家披晨风晚露，沐夏雨秋阳，挥热汗成花雨，扬雅韵于三江。一片真诚铸造文明大业。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为总结成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造福社会，特斥资编选《岭南文学百家》丛书，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成书百卷，逐

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写在前面

我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至今过去将近半个世纪。这当中，尽管我有二十多年被迫封笔，但我确实写得少而又写不好，笔耕的收获甚微，算来没有几篇像样的东西。

这里，只选辑了我在五十年代以后写的一些短篇小说、散文和短论。这些稿子，早在各地报刊发表过的，有的经已出版成书，属良属莠，相信人们另有议论，我就不必再在这里妄加评价了。

我只想说，解放初期，由于我党领导中国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一鼓作气改变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因而群情奋激，意气风发，什么事情都较容易办好，城市、乡村呈现一派生机，真可谓是中国人民找到自己的“黄金时代”。但这之后不久，我们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求成，脱离群众，执行一条

“左”的路线，特别发展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各项政策倒行逆施，致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怨沸腾，国将不国，大有亡党亡国之虞。

极左路线危害之大，人所共知。但是批判极左，永远不让“左”毒死灰复燃，却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认识都一样的。我恨透极左，认为“左”毒不除，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当我八十年代重新执笔书写之后，心灵深处因受历史责任的驱使，不管运用什么文学形式，都为世人常敲警钟。

当然，我所呐喊的声音很是微弱，提倡“实事求是”无足轻重，我只作为了却一桩自己的心愿，也就可以“自我告慰”而无愧了。

郑江萍

一九九三年秋

目 录

写在前面	1
------------	---

小 说

取枪记	1
欧秀妹	23
何老懵	33
谁来干事?	54
探亲	59
战友	84
小李和海仔	97
黄妹	115

散 文

洛洞的教训	128
重访洛洞	135
诗人墨客访飞霞	144
妹妹来信	150

山乡走马	158
故乡行	165
重上瑶山	171
我爱笔架山	175
家庭舞会	181
连江杂忆	188
故乡的老榕树	195
回首旧战场	202

评论

敢与不敢	211
生活的创造者和生活的表现者	216
生活、创作与火花	224
感情——创作的燃料	228
关于通俗文学	231
松开作家头脑中“左”的绳索	234

附录

郑江萍简介	238
郑江萍主要著作目录	240

取 枪 记

“有把握吗？”

“有！”

“这事情可耽误不得，你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在今晚上把它带回部队。”

林中队长的眼光，严肃地注视着小铁的面部表情；如果他看出小铁此刻存在着一丝一毫的猜疑和畏惧，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别人去干。小铁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他参加游击队这么长的时间，早已摸熟了林中队长的脾气，知道在接受任务的当儿，应该怎样表示信心。他笔直地站着，拍着胸膛斩钉截铁地说：

“林同志，签字都可以。从这里进城不过二十里路，半个下午加一个晚上，如果我小铁赶

不回来，就用纪律制裁好了！”

“可是，你算路程就没有估计到这是什么样的路呢。”林同志用教训的口吻说道：“你所要走的不是解放大道，那是蒋管区呀！你得绕过敌人的碉堡，涉水过河，插进敌人的心脏，走在敌人中间，意外的事情很多，这是需要时间来应付的。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动脑筋去克服一切困难，不该盲目乐观……”

小铁给队长的大道理一压，不敢乱说话了，但是他还是满不在乎，心想：“别说叫我进城取支驳壳枪这么一件小事，就是叫我进城硬捉几个活舌头回来也没有什么了了不起。蒋介石那些白薯兵，我才不放在眼里哩！”

小铁唯恐站在队长面前久了，如果被他找出自己别的破绽，那就连到了手的任务也会溜掉，所以急急地请求道：“林同志，我可以去了吧？”

“你记得和地方同志联络的暗号吗？”

“记得。”

“那么你别忘记自己的身份！”

“是。我的爸爸病了，我是赶进城里买药的……”小铁说着，顺手从口袋里掏出刚才队长

给他的那张药单扬了几扬，敬了个礼，刚要走，林同志说：

“别急，我还有话说。”

小铁只好又站定，等待林中队长最后的指示。

“枪，是司令部明天一早就要用的，你到城里，必须好好地跟地方同志商量，一定要拿到。”说到这里，林同志伸手抓了几下头皮，然后郑重地对小铁说道：“回来走在路上，万一发生事情，你向天空连放三枪吧！”

小铁明白林中队长这样慎重的布置，完全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安全，心里对林中队长充满了一种纯真的感激和敬爱。

他激动地说：“林同志，请你放心好了！我有办法。”

林同志点了点头，微笑着，表示对这个小鬼已经有足够的信任。他挨近小铁，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去吧，到外面顺便叫王班长到我这儿来！”

小铁领了任务，高兴极了。他跳跳蹦蹦地离开中队部，远远看见王班长的背影，马上高声喊道：

“王班长，林同志叫你。”

二

论年纪，小铁今年只有十五岁，但是他做起事来，却和大人一样，甚至有些事情，不少大人都还比不上他做得好呢。比方打仗吧，他的身材较小，动作敏捷，每次冲锋总是走在前头。从参加游击队到现在，他已经立过好几次战功了。林同志把这次取枪的任务交给他，是仔细考虑过的：在这个中队里，选来选去还是小铁比较适当。你看，他扮得十足地像个乡村看牛的小孩，不，简直不用扮，他本来就是一个看牛娃；在来游击队之前，他足足替地主放了三年牛。这时他没有带枪，又换了一套旧衣服，戴上一顶竹水帽，有谁能够看出他是一个游击队里的战斗员呢。

他放开脚步，走得飞快，路旁的青草，仿佛小溪的流水似地从他身边向后移动着。说实话，小铁已经不是在走路，简直是在跑步了。好不容易避开了敌人的注意，越过小北江河，走完

开阔地带，转弯抹角，终于进了城。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虽然不算大，也不太小。四周围有高高的城墙，城里的人，全都要由东、南、西、北四个城门进出，城门口站着国民党哨兵，检查很严。特别是近来，国民党匪兵生怕游击队来袭击，一到天黑就把城门关紧，任何人也别想通过。东边城墙，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开一个缺口，反动政府没办法上锁，就筑了一个碉堡，派了卫兵把守，规定除了蒋匪军能够自由进出之外，一般百姓不让走近。小铁早在队长对他交代任务的时候，知道了这些情况，所以特别赶在天黑之前进城，以便马上出去。

眼见太阳就要下山了，小铁还没有找到接头的人。他在中心大街来回走着，特别留意每一档卖零食的小摊子，但是好久好久，他还没有发现林中队长说的那个记号。奇怪，难道林同志把记号说错了吗？不会，林同志做事向来都是那样仔细认真，绝不会把记号说错。那么是自己记错了地址么？也不，明明是中心大街，自己记得一清二楚。可能是城里的情况发生变化，接头的人出了事吧？唔，也许是这样，因

为在敌人的统治区里活动，是随时随地都有出事的危险的。

这时候，正好有几个凶神恶煞的匪兵迎面走来，横眉冷眼瞟着小铁。小铁赤手空拳，哼，要是少点胆量，早就着了慌啦。可是小铁并没有显出半点慌张的样子，他镇静地走着，匪兵从他身边擦过。过了一会，小铁站到一个骑楼底下，心中纳闷地看着街上来往的行人。

回部队么？没有完成任务万万不能。等在这里吧，天黑了，找不到人怎么办？小铁正在为难，突然视线触到对面巷口一家卖饼的小摊子，心中骤然一动，喜得差点叫出声来：

“那就是啦！”

小铁朝着饼摊走过去。仔细一看，果然，那里坐着一个头发半白的老伯，摊子上面悬吊着一个钱箩，箩耳是用红布缠包着的，并且还有三条白带子垂了下来。这记号，跟林同志对小铁说的一点不错。于是，小铁靠近饼摊，便跟老伯搭起话来。

“老伯，有盒子饼卖吗？”小铁问。

“什么盒子饼？”

“二斤十二两一盒的。”

“这除非是用铁盒装。”

“不错，就是铁盒子的，你有吧？”

这些对话，全是取枪的暗号。虽然小铁没有说错半句，但那老伯瞧见小铁是个小孩子，却有几分不大相信这是游击队里派来的人。他老人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小铁好一会儿，观四无人，才对小铁低声说：“这里没有，跟我到家里取去！”

小铁点头答应。

老伯赶紧收拾饼摊，带着小铁转弯过巷，来到一间破旧的坭砖屋子。这儿的环境怪僻静的，邻近没有人家，只有一片曾经遭过战争灾难的瓦砾。

一进门，老伯便拉过一张凳子来招呼小铁：“坐吧，我去取来！”

小铁看着这间屋子，实在感到奇怪。屋内除了摆有一张大方桌和几张烂凳子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究竟这里是不是老伯的家呢？如果是，为什么不见有床，也不见有砂锅铁锅之类的厨具，他用什么东西煮饭吃呢？他家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人呢？这些，小铁都很想知道。但是因为老伯忙着，一直没有机会